

兒童文庫
第三種



大老虎

民間故事

老向編述

作家書屋印行



兒 童 文 庫

第 三 種

大 老 虎

老 向

作 家 書 屋 刊 行

1 9 4 8

向老 人述著

子蓬姚 人行發

屋書家作 所行發總

號〇一六路中正中海上

六七五三三 話電



靚文庫

種三第

事故間民

虎老 大

版一滙月一年五十三

版三滙月四年七十三

元 價定

翻不
印准

大老虎

目錄

王青天

大老虎

車上樹

張胡弄

兔子尾巴爲什麼那麼短

傻二兒

老虎爲什麼不會上樹

怕漏

小三兒

五道神

王青天

一

一個鄉下人牽着一匹小驢兒，到城裏去買估衣。他把小驢兒拴在估衣鋪門口兒，他進去挑買衣服。他挑了半天，也沒買停當一件兒，可是他的小驢在外邊忍不住，溺了一泡尿。掌櫃的很生氣，非要他把驢尿擦乾淨不可。正爭吵的時候兒，縣官王青天來了。

王青天一問怎麼回事。掌櫃的說：『大清早晨，我們掃得很乾淨的地，他的驢給撒了一泡尿，他不應該給擦乾淨了麼？』

王青天說：『你這鄉下人，太不應該讓驢子在這兒撒尿了！你快脫下

你這破棉襖來給人家擦乾淨！」

那位鄉下人沒法子，脫了個光脊梁就把一泡驢尿給擦了去。心裏萬分的不高興。

王青天等鄉下人把驢尿擦乾淨了，對估衣店裏掌櫃的說：「他這破棉襖也不能穿了，這麼冷天，他光着脊梁，未免太冷。凍死了，你們還得吃人命官司。你們還是給他一件新棉襖吧！」

掌櫃的沒有法子，只好讓鄉下人挑一件最適合的新棉襖去。

二

兩個男子爭一個小孩兒。各人都說這小孩兒是他自己的。於是去告狀。王青天問他們誰有什麼憑證，他們誰也沒有，王青天說：「既是都沒有

憑證，我給你們平分了吧！把這孩子從中間一劈兩半兒，每人拿一半兒回去！」說完就讓衙役去取了一把刀來。

其中一個立刻就哭了，說：『不要劈這孩子，我情願不要這孩子，讓他抱了去吧！』

那一個却一點兒也不難過，口裏說：『劈了就劈了。』

王青天說：『這個小孩應該是那哭的人的了。』

三

兩家爭一個祖宗墳。在山裏有一個孤墳頭，都說是自己的祖宗墳。爭了幾十年，也沒有解決得了。這位聰明的王青天對第一個人說：『你的祖宗讓別人祭掃一下，有什麼妨礙？』第一個說：『沒有妨礙。』王青天說

：『那麼，讓第二個也去按時祭掃好啦，何必爭執？』縣長對第二個人也說了這同樣兒的一套。二人於是息爭。

四

在一塊西瓜地頭兒上，一個大男人家同一個少婦爭吵，被王青天看見了。王青天一問：女子說男子調戲她，男子說女的偷他的西瓜來。

王青天說：『都是近隣，爭什麼？我以縣官的資格來替你們講和了吧！』男子首先贊成，女的也無話可說。

王青天說：『你這婦女抱的是誰的孩子？』婦女說：『這是我的小孩兒，我要上娘家去瞧瞧。』王青天說：『看我縣官的面子，你們作個乾親家吧！把這小孩兒拜寄在你的名下，作為義子。』那男子又首先贊成了。

女的不言語。

王青天說：『你們既然是親戚了，你最好替她抱着孩子，挾着包袱，去送她一程。』那男子又贊成了，抱起孩子，挾起包袱來就要走。

王青天：『慢走，你們既然是親戚了，你何不送她一個西瓜，情面上多麼好看！』那男人皺皺眉頭說：『我抱着孩子，又背着包袱，那裏還能拿西瓜呢？』王青天說：『對呀！你一個男子尙且不能拿西瓜，一個女人怎麼能偷你的西瓜？』

王青天把個那男子問得沒話回答了，於是重重的揍了他一頓。

五

一位少年去控告他丈人悔婚，因為這少年家裏很窮了，老丈人不願要

他是女婿。王青天立刻用最迅速的方法，把他老丈人拘了來。硬指他通匪，立刻就要釘錄收監。老丈人哭訴說：『你說我通匪，可有什麼證據？』王青天說：『當然有證據。』立刻便把那少年叫上堂去，指着說道：『他說你是窩主！』老丈人哭訴道：『他是我的女婿，因為挾一點兒仇恨，所以他冤枉我通匪。』王青天說：『不說你通匪，你怎麼肯承認他是你的女婿？』

六

一個鄉下人在襠褌裏裝了二十吊錢，到城裏去買布，他把錢攔在布店裏櫃台上，因為布沒買妥當，匆匆忙忙的就走了。把錢襠子丟在櫃台上了。可是他回去找的時候兒，老板不承認。因此爭吵，因此就去見王青天。

王青天把兩造都叫上去，問了問。老板說：「以我這樣大的買賣，那能昧你的十來吊錢？而且他把錢拿着走，還有人看見來着。」王青天說：「誰看見？」旁邊上來一個補鞋匠，說：「我看的，真而又真，他把錢搭子拿走了。」王青天說：「你怎麼看見的？」他說：「我在這布店門口兒做活，所以我看見了。」王青天說：「好，你這鄉下人不老實，跑到人家去訛詐。憑他這麼大買賣，怎麼會瞞上你那十幾吊錢？」說完了便和顏悅色的跟布店老板談家常。老板見官司打勝了，自然十分快樂。王青天說：「你這眼鏡是水晶的？」老板急忙把眼鏡摘下來，遞給縣長，說：「是！是水晶的！」縣長接來戴了戴，說：「這鏡子很合我的眼光，你多少錢買的，賣給我吧！」老板真是「受寵若驚」，立刻答應要把鏡子送給縣太爺。王青天乘勢把鏡子遞給一個精明的衙役，同時還附着個紙條。回頭來還

同那老板閑談。

且說那衙役接了那眼鏡，一看紙條上的吩咐，立刻就到布店裏去，說：『你們老板承認給那鄉下人開玩笑，把他的錢搭縫藏起來。此時要我來取。』布店裏的伙計說：『有什麼憑據呢？』那衙役把眼鏡掏出來了；說：『這不是證據麼？』布店裏伙計一見，知道那是老板的眼鏡兒，立刻把錢搭子拿出來了。衙役拿了錢搭子，悄悄的交給王青天。

王青天把錢搭子向桌上一放，那老板就吓成變了色了。王青天說：『原來你說人話，不辦人事兒。現在你還有什麼話說？』老板聽了，只是叩頭。

王青天說：『你認打還是認罰。認打，打你八百板子，認罰，罰你五十兩銀子。』老板當然認罰了，立刻拿出來五十兩銀子。王青天說：『去

買二十斤油二十斤蜜來。』

等油跟蜜買來了，王青天叫人把油和蜜塗在老板的屁骨上，於是叫過補鞋匠來，吩咐說：『你慣於給人家舔，現在讓你舔個夠，你幾時把這二十斤油和二十斤蜜舐完了，我幾時才饒恕了你。』

七

一雙賣老豆腐的老夫婦，一邊推豆腐磨子一邊兒抱怨：『都說王青天好，聰明正直，愛民如子，我們不信他，我們這樣年紀，還受這樣苦，他要是好官，應該替咱們買個小驢兒來拉磨。』老兩口子正閑說話，沒想到却被王青天聽到了。

他把這一對老夫婦叫了去，說：『好，你們無故的罵我，非重重的懲

罰不可。』老夫婦吓得慌了，立刻叩頭辯白。王青天說：『你們罵我，我親自聽得了。現在你們不用辯白，你們就告訴我，願意受罰，還是願意挨打？』老夫婦問：『受罰怎麼樣罰，挨打怎麼樣打呢？』王青天說：『要挨打就打八百棍子，要受罰，罰你們吃一斤鹽。』老夫婦一聽，暗想：『八百棍子還不把我們打死？』於是就說：『我們認罰吧！』

王青天立刻派人到鹽店裏去買來一斤鹽，當堂用秤去秤，却只夠十四兩。王青天大怒，立刻把鹽店的老板拘了去，說：『我去買鹽，你才給十四兩，老百姓若去買鹽，你不定怎樣削減分量呢。你是認打還是認罰？』鹽店老板自然願意認罰了，於是就罰他二十兩銀子。

王青天把這二十兩銀子交給那一雙賣豆腐的老夫婦，說：『你們拿去買一匹小驢兒拉磨吧！』

大老虎

有個老太太，她有四個姑娘：

大姑娘叫門鼻兒，

二姑娘叫門吊兒，

三姑娘叫炊帚落癩，

四姑娘叫條帚篋兒。

娘五個在家裏紡線。老太太說：『咱們誰先紡完了，誰去瞧你老老去。』他們都很快的紡綫，可是誰也不比老太太紡得快，那麼，老太太就去

瞧她母親去了。

老太太走到半路兒上，碰見一個大老虎。老虎說：『老太太，您上那兒去呀？』

老太太說：『我去瞧她老老去。』

老虎說：『您籃子裏盛的什麼呀？』

老太太說：『飽子，饅頭。』

老虎說：『我吃一個吧！』

老太太說：『您要吃了，我還怎麼去瞧她老老哇？』

老虎把大眼睛一瞪，說：『要不，我吃了你！』

老太太沒有法子，就給牠吃了一個。那老虎沒有吃夠，又說：『老太太，您再給我一個吃罷。』